

永远未知的盗墓江湖，不可复制的盗墓奇侠

昆仑灵骨

糖衣古典◎著

雪域昆仑杀机四伏，神奇灵骨起死回生！
西王母，长生果，阴阳双墓，绝命仙境！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昆仑灵骨



糖衣古典◎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昆仑灵骨 / 糖衣古典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221-13105-8

I . ①昆… II . ①糖…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6466 号

昆仑灵骨

KUNLUN LING GU

作者 糖衣古典

责任编辑 康征宇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

201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192 千字 印张 13

ISBN 978-7-221-13105-8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 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目录

1

灰衣人眼望金万流，心中恨意更浓，心道：“都是你这金老贼，让我们父子生生分离，此刻又使得我亲手将五蛊断魂钉钉在自己孩儿的身上，这一切都是缘你而起。既然如此，便要你替我儿子一命抵一命。”

第一章
仇人相见 / 1

云高崖嘿然一声，眉头皱起，向那三名女子沉声道：“诸位既然是点穴观音门下，便是同道中人，何以将我这师侄困在其中，继而意欲杀之？我这师侄难道跟诸位有不共戴天之仇么？”说到后来，已然是声色俱厉。

第二章
点穴观音 / 23

这血尸身上鲜血之中遍布尸毒，沾到一星半点便会中了尸毒。虽说一时无碍，但是日后解治起来，还是要大费一番功夫，而且所受的苦楚也是常人无法忍受的。既然无法和这血尸正面相斗，只有周旋，伺机再从后面给它两刀，让其血液流尽而亡。

第三章
客店鏖战 / 35

风冷情道：“这龙眼所在，其下必定有宝。龙气弥漫之所，乃是历代帝王建造陵墓的天然龙穴。即使没有帝王陵墓，也会存生一种奇珍异宝在这龙眼深处，靠着龙气日日滋养。”

第四章
深入龙眼 / 51



第五章
步步杀机 / 67

第六章
三眼太岁 / 79

第七章
百鬼千杀 / 93

第八章
丹树朱果 / 113

司徒向导颤声道：“这地狱谷自从我知道以来，就从来没有人进去过。据说这地狱谷里面有恶魔存在，凡是贸然进入这地狱谷里面的人都会被那地狱谷里面的恶魔引动天雷，击死在地狱谷里面。”

那只三眼太岁不知为何整个身子蓦地长大数倍，一张口更是扩张至极限，犹如一个黑洞一般，一口便将那饕餮吞了下去。眼看那只三眼太岁的肚腹高高地鼓了起来，如同一只气鼓蛤蟆一般，看上去诡异而又恐怖。

熊猫笑道：“莫非是咱们眼睛看花了？”正自好笑之际，那块巨石却是在众人眼皮子底下猛地动了起来，只不过游动的幅度并不是很大。但是，的的确确那块巨石动了。

水灵望着身周一棵棵结满樱桃般红色果子的果树，眼中慢慢亮了起来，过了片刻，缓缓道：“传说西方昆仑山西王母所在之处有丹树，表皮如铁，其内树干却是赤红一片，而所结的果子也是色如樱桃，世人称为朱果。”



只见这云高崖的脸上不知何时凝聚起了一丝黑色，这丝黑色好像雾一般笼罩在云高崖的脸上，且在云高崖的眉心更是凝结成一点。这一点就像白纸上的墨点一般，看上去诡异逼人。

第九章
天下奇毒 / 127

说着，风冷情慢慢地走了过去，双手慢慢伸出，抓住那石雕人像的身体，慢慢向左一转。那石雕人像纹丝不动。风冷情复又向左转了两下，那尊石雕人像还是纹丝不动。

第十章
苦覓龙穴 / 147

风冷情这一下直吓得魂飞魄散，适才他已经见识过灰衣人黑煞掌的厉害，知道水灵要是挨了这一掌，哪里还有命在？当下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一把将水灵拉开，那灰衣人的一记黑煞掌复又结结实实地打在风冷情的胸膛之上。

第十一章
伤上加伤 / 163

风冷情头脑之中一阵晕眩，这件事怎么可能？那个将无药可解的五蛊断魂钉钉进自己背心的竟然是自己的亲生父亲？——那个接连两记黑煞掌打在自己身上的竟然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第十二章
天意弄人 / 181



第一章 仇人相见

金万流望着灰衣人的剑尖，那柄剑上寒光闪闪。这一瞬间，旁边围观的众人都觉得仿佛有数十年那么长。空气之中弥漫着一股杀气，而灰衣人的眼中则弥漫着一股煞气。

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那灰衣人已经在这瞬间一剑刺出！

这一剑刺出，旁边围观的众人都感觉到剑气侵肤，心中骇然，身不由己地将身子贴在石壁之上，运气防身，但那灰衣人剑上的森森寒气还是不断涌来。这一剑之威，灰衣人足足用了十年的工夫才练成。此时甫一见面，灰衣人便使了出来。

金万流却是瞳孔收缩，不避不闪，就在那灰衣人剑气临身的一刹那，金万流的肥肥胖胖的身子忽然滴溜溜一转，在这间不容发的一刻，陡然间凭空消失。

风冷情等人眼看金万流势难挡住这一剑，却突然发现金万流的身子不知何故蓦地一闪，便即出现在灰衣人的背后。而后金万流双掌提起，一上一下，掌心向外，猛地向那灰衣人后心击去。

铁中坚行走江湖日久，依稀看得出金万流所用的这一式叫做开山掌，乃是摸金派唯一的一门外家横练功夫。这开山掌共有十三式，每一式击出，都有开山裂石之威，而现在金万流所用的只是第一式。

灰衣人一剑刺空，便觉身后气流有异，心中知道不妙，当即脚步向前一踏，迈出一大步。只这一步，那金万流的开山掌第一式便落了个空。

这开山掌专于一瞬间击杀敌人于无形。自己掌心击于对方身上的那一刻，开山掌的掌力才汹涌而出。否则的话，掌风先行，掌力先吐，恐怕会

让敌人有了防备，逃之夭夭。

金万流本拟自己这开山掌第一式出其不意地使出，即使不将灰衣人立毙掌下，也要叫他身受重伤。谁料想灰衣人似乎十分了解这开山掌，竟然只迈出了一步，便将这能够开山裂石的掌力消于无形。

金万流心中震撼之际，开山掌第二式再次击出。灰衣人不及回身，当即再次向前迈出一步，这一步又使那开山掌的攻势落空。

金万流心中一沉，但此时自己已然占得上风，令灰衣人无暇回身。金万流心道：“自己将这十三式开山掌一一使将出来，只要那灰衣人脚步一慢，或者是稍有疏忽，自己一掌击中，也会立毙他于自己掌下。自己刚见到灰衣人的时候故意示弱，便是为了此刻能够抢得先机。这就如同两人下棋一般，棋力相当者，抢得先机者便多了一分胜算。这一线先机，也许便是决定全盘胜负的关键。”

此时，金万流站在灰衣人身后，逼迫得他无暇回身，便是占了一点先机。只见金万流白发向后拂动，两只小眼之中精光四射，双掌更是向灰衣人一掌一掌逼了过去。

那灰衣人眼神流转，只是一步一步向前踏去。走出十三步之后，金万流的开山掌终于用完。

金万流心中暗暗叫苦。这十三式开山掌用完之后，倘然不换招的话，势必要再次使用，只不过这开山掌再次击出的话，恐怕灰衣人也能一一破招。金万流心念转动之际，双手攻势便微微一顿。

灰衣人争的便是这一瞬间的停顿。只听灰衣人蓦地一声长啸，啸声在墓室之中来回激荡，直震得四壁石屑簌簌而落。就在这啸声之中，灰衣人已然往前飞奔数步，而后脚尖一点，整个身子凌空倒转过来，手中那一把长剑蓦地向金万流当胸刺去。

金万流的一双肉掌岂能与灰衣人手中这一把长剑相抗，当即闪身后退，灰衣人手中长剑颤动起来，散作无数剑花，向金万流追击而去。

此时，灰衣人已然与金万流颠倒过来，只见金万流身形不住后退，片刻之间已然退到墓室门口，只是全身尽皆被灰衣人剑光所罩，随时有一剑穿心之险。

灰衣人步步紧逼，金万流节节败退。风冷情眉毛渐渐皱了起来——风

冷情和金万流相处时日虽短，但却感觉这摸金派的门主为人随和，风趣幽默，并没有任何架子，更兼金万流曾经救过水灵一命，是以风冷情心中对金万流始终心存感激，而对灰衣人却是没有丝毫好感。昔日在摩天崖上，风冷情曾经集合数人之力与灰衣人交手，但始终敌不过他。

后来灰衣人虽然并未伤害三人性命，扬长而去，但是那一份倨傲狂妄已然深植风冷情心中，此刻见这二人甫一见面便激斗起来，心中虽然不知他们有何恩怨，孰是孰非，但是一颗心却是颇为希望金万流获胜。

此刻见到金万流被那灰衣人追杀得没有还手之力，风冷情心中便立时起了相助之意。自己出手未免着于痕迹，风冷情当下心中一动，脚尖一点落在地上的一块拳头大的石子上。那一块石子立即飞了起来，向着东面石壁疾飞而去，撞击到东面石壁之后，立时反弹出去，斜斜地向灰衣人后背撞去。

风冷情之所以如此宛转行事，自是不愿当面助拳。这石子撞向东面石壁，而后再反弹过来撞向灰衣人，便将自己还有水灵、铁中坚与之撇开了关系，不至于当场和灰衣人撕破脸。更何况那一颗石子也只能起到分散灰衣人心神之用，风冷情并没有指望一颗石子能够将灰衣人击伤。

果然，那灰衣人正自全身向金万流攻击之际，这一颗石子斜斜飞来，灰衣人将身子往旁边一闪，避过它。但是就是这么一闪，金万流已然蹿出剑网，反手拔出那根龙点穴短杖，一杖击在那灰衣人手中长剑的剑刃无锋之处，只听咯的一声，灰衣人手中长剑断为两截。那灰衣人面色一沉，身形向后退去数丈开外，手中半截断剑猛地向后一掷而出。

风冷情只觉寒气扑面，急忙闪身避了开来。这一把断剑立时贴着风冷情的脸颊呼啸而过，猛地插入一旁的石壁之中。断剑插入石壁，直没至柄，剑柄微微颤动不已。

水灵直吓得脸色惨白，抬起头望向风冷情，只见风冷情脸颊上有一道血痕，除此之外，倒没有其他伤处，当即恶狠狠地瞪了灰衣人一眼，掏出手帕，替风冷情擦去脸上的那一丝血迹。铁中坚也被这飞来一剑惊得怔忡不定。

那灰衣人站定之后，眼皮一翻，向风冷情狠狠瞪了一眼，恶声恶气地道：“那小子，你等着，老子一会儿便来收拾你。”说罢，手腕一翻，复

又取出一把短刀。只见这把刀刀锋雪亮，映目生寒。这把刀正是那日在摩天崖上和风冷情的斩鲸刀有一拼的碎梦刀。

风冷情心中苦笑，心道：“想不到还是被这灰衣人看破，倒不如就光明正大地帮金师伯。”

那灰衣人碎梦刀在手，浑身煞气更加浓了，猛地纵身而起，手中碎梦刀更是一挥而下。这一刀的威力竟似比适才那一剑来得更加威猛。

金万流不敢直撄其锋，将身子闪向一旁。

那灰衣人见金万流闪身而避，手中碎梦刀护住前方，向那墓道里冲了过去。这一下实是出乎众人意料。二人并未分出胜负，灰衣人为何会扬长而去？这其中透着丝丝诡异。

金万流走到众人跟前，向风冷情微笑道：“多谢风贤侄。”

风冷情道：“淘沙司马和摸金校尉同气连枝，金师伯不必客气。”

金万流点点头，当下走到那沙坑跟前，凝目向沙坑里面望了过去，只见那沙坑之中的金棺里面，四颗翡翠狼头在狼头灯的幽光之下更显神秘动人。

金万流再次看见这翡翠狼头，一颗心又是怦怦而跳。金万流深深吸了一口气，心道：“待得将那灰衣人赶走，再来探究这翡翠狼头之中的真相。”

金万流正自沉吟之际，只听墓道之中传来那灰衣人哈哈的狂笑之声——这灰衣人竟是去而复返。

金万流慢慢转过身，眼睛望着那条黑漆漆的墓道。只见那灰衣人手中提着一人，一步一步走了进来。灰衣人的脸上带着一丝狞笑。

只听那灰衣人哈哈笑道：“金万流，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

金万流凝神望去，忍不住心头巨震，只见灰衣人手中提着的那个人年纪不大，浓眉大眼，正是自己多日不见的外孙熊猫。

铁中坚、水灵二人也是失声而呼道：“熊猫！”

风冷情心中怦怦而跳——自己一路走来，便是要找到这熊猫，问清师傅水天波是如何惨死在那云梦阁之中的。此时见到熊猫，如何不心潮澎湃？只见熊猫双目紧闭，脸色苍白，似乎被灰衣人点中穴道，动弹不得。风冷情心里一沉，再向那熊猫胸口望去，只见熊猫胸口一起一伏，看来并没有生命之忧，这才让风冷情渐渐安下心来。

风冷情心中只盼金万流速速打败那灰衣人，而后解开熊猫的穴道，那么杀死师傅的真凶便能知晓。

灰衣人眼睛望向金万流，冷冷道：“你认得这个人吧？”

金万流眉头皱起，慢慢道：“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灰衣人哈哈一笑道：“这应该说是我和你这个贤外孙有缘了。”顿了一顿，灰衣人冷冷道，“你现在还是不肯说出我那孩儿的下落吗？”

金万流沉默不语，瞳孔慢慢收缩。

此时，站在石壁一边的众人却都已经听出一些眉目。似乎当年这灰衣人找上摩天崖来，还不光是想要一战摸金子弟，更是想要找金万流要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却似乎被金万流藏了起来，不知去向，以致当年为此一战。那一战之下，灰衣人却是不敌，败在金万流的手下，饮恨而去。

苦练十年之后，灰衣人再次卷土重来，登上摩天崖讨要那个孩子。而正好摸金派在金万流的带领之下，远赴大漠，寻找最后一位突厥王——白眉可汗的陵墓。

这灰衣人衔尾而来，不知从何处遇到熊猫，将之擒下，以之当做讨要孩子的筹码。只是金万流昔年为何将灰衣人的孩子偷走，却不是众人所知晓的了。

灰衣人眼光如刀一般，刺向金万流。

金万流苦笑道：“我昔年已经跟你说了，你那孩儿不在我的手中，早就被别人抱养而去。至于抱养之人，这么多年以来，也早已不知下落。你让我如何告诉你你那孩儿的下落？”

这一番话说将出来，其实，已经是金万流最大限度的让步了。本来金万流还欲与这灰衣人一战，奈何发现自己最疼爱的外孙熊猫落在灰衣人的手中之后，那一分战意早已荡然无存。这一番话，无异于服输。

只是那灰衣人如何肯信？当年灰衣人的孩子甫一出生便被人偷了去，其后几番辗转周折，终于打听到自己孩子乃是落在摸金派的手中。灰衣人年轻气盛，再兼自负武功不凡，当即找上门去，将摸金派三大弟子一一打倒在地，这才激得金万流出来。一战之下，负于金万流之手，随即远遁而去，留下十年之约。

这十年之中，灰衣人苦练武功，每每倦怠之时，想到自己的孩子还在

摸金派之中，便生出无穷之力。终于在十年之后得到大成，又于半年之前得到一把切金断玉的碎梦刀。自忖这一次必将打败金万流，这才找上门来。

一路寻到突厥王陵之中，直至和金万流十年之后再战，却发现自己虽然略胜一筹，但是要将金万流拿下，恐怕要到千招之后，可是在那石壁跟前，还虎视眈眈地站着四个人。其中三人曾经和自己在摩天崖上交过一次手，三人武功虽然不高，但是三人合力之下，自己也没有讨到好去。此刻在突厥王陵之中，倘然自己和金万流动起手来，那三人难免上前助拳。双拳难敌四手，自己肯定要败在这五人合力之下。权衡利弊之后，这才将那擒获的熊猫提在手中，作为把柄，用以逼迫金万流说出自己孩子的下落。

可是这金万流却是死活不说，灰衣人恼怒之下，左手持碎梦刀抵在熊猫的脖颈之下，厉声道：“金万流，你再不说的话，老子可就咔嚓一刀。”说着，作势便往熊猫脖颈上砍去。眼见灰衣人一刀挥下，熊猫的人头便要从颈间而落。

风冷情如何能够让那灰衣人将熊猫杀死？那样的话，自己师傅的死因岂不是要石沉大海？于是，当即右手一挥，一枚袖箭激射而出，向着灰衣人面门射去。

灰衣人其实只是作势虚劈，眼见风冷情出手一箭向自己射了过来，嘿的一声冷笑，就在那枚袖箭将要射到自己面门之际，左手碎梦刀向上一撩，顿时将那枚袖箭砍为两段，落在地上。

灰衣人眼睛瞪向风冷情，森然道：“又是你。”声音之中透出一缕浓重的杀气。

风冷情默然不语，眼睛回望灰衣人，神情之中丝毫不惧。

灰衣人眼望金万流，嘿嘿一声冷笑道：“金万流，既然你有帮手，那么我就拿你这孙子当我的帮手，看我如何手刃你这老贼，为我那生死不知、孤苦伶仃的孩儿报仇。”说罢，右手提着昏迷不醒的熊猫，身子向前一纵，左手碎梦刀猛地向金万流砍了过去。

这一次灰衣人恼恨金万流始终不肯说出自己孩子的下落，手中碎梦刀使出了十成力道，这一刀挥出，便有一股寒气向金万流席卷而去。

金万流心中虽然了无战意，但是也不能就这样死在灰衣人的手里，当下舞动龙点穴，向那碎梦刀迎了过去。

这碎梦刀和那龙点穴两两相交，发出金铁交鸣之声。

灰衣人眉头一皱，想不到金万流的这一根古怪的短杖竟然能和自己的这一把切金断玉的碎梦刀抗衡。看来这把古怪的短杖也非凡品。如此一来，自己兵器上的优势便丝毫没有。

灰衣人眼中露出一抹微笑，手中碎梦刀再次挥出——这一次他已经想出了一个可以击败金万流的良策。

金万流手中龙点穴再次迎上。

这一次灰衣人的碎梦刀忽然后撤，而后右手提着熊猫猛地向那龙点穴的杖头迎去。这一下若是击中，熊猫便会脑浆迸裂，死于金万流的龙点穴之下……

金万流大骇之下，龙点穴猛地回撤。

那灰衣人却是左手一挥，碎梦刀再次破空而至。无奈之下，金万流只有挥起龙点穴阻挡那碎梦刀。只是金万流龙点穴甫一举起，灰衣人便舞动熊猫的身子向那龙点穴上招呼过去。

如此一来，金万流只有处于被动之中，攻又不是，守又不行。片刻之后，金万流将龙点穴垂了下来，惨然道：“老夫认输了。”

那灰衣人嘿嘿一笑之中，左手刀柄倒转，在金万流前胸后背十余处穴道之上——撞了一下。金万流立时坐倒在地。这一下急怒攻心，又兼被灰衣人前胸撞的那一下用力过猛，顿时张开口，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灰衣人还刀入鞘，左手一翻将一颗黑黝黝的药丸硬生生塞入金万流的口中。跟着右手放下熊猫，一托金万流的下巴，那颗黑黝黝的药丸立时顺着咽喉，进入金万流的腹中。

金万流一呆，心道：“看来这一颗药丸必定是奇毒无比，这下子药丸一吃，自己的生死肯定受控于这灰衣人了。”

灰衣人站定身子，脸露狞笑，缓缓道：“金老怪，这一次你还有什么话说？”左手一翻，那把碎梦刀拔了出来，刀尖慢慢抵在金万流的咽喉。灰衣人刀尖用力，金万流的咽喉之上便有一滴血珠落了下来。

灰衣人脸露狞笑，慢慢靠近，金万流却是惨然无语，慢慢闭上眼睛，心中叹了一口气道：“这一次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就在这时，风冷情眼见情势危急，当即拔刀在手，身形疾奔，来到金

万流身前，手中斩鲸刀一刀向那灰衣人手中的碎梦刀斩了过去。

灰衣人刀锋斜而向左，一刀迎上，只听当的一声碎梦刀和斩鲸刀撞在一起，两柄刀都是安然无恙，只是风冷情被灰衣人刀上传来的大力震出去数丈开外。此次灰衣人使出全力，风冷情如何能敌？只见灰衣人双眼之中射出两道寒光，森然道：“又是你，老子送你上西天。”一语未毕，竟而舍下金万流，身形一闪，便已经来到风冷情跟前，一刀劈下。

风冷情被灰衣人一刀逼出之后，暂时救下金万流，但是体内也是气血上涌。还未等气息顺畅，灰衣人已经飘身而至，一刀又劈了过来。

风冷情大惊之下，当即挥刀迎上，谁料想这灰衣人只是一刀虚劈。眼看风冷情挥刀迎上，当即身子滴溜溜一转，已然鬼魅般转到风冷情的背后，右手提起，掌心之中暗扣一枚五蛊断魂钉，一掌拍下。这一掌拍下，钉尖立即刺破风冷情后背肌肤，一股浑厚至极的掌力深达风冷情的体内。

风冷情始料不及，被灰衣人绕至身后，一掌拍中后背，顿时身子一软，倒在地上。

灰衣人这一掌拍下，只是使了三成之力，这一掌本是不欲伤人，而是为了将那一枚五蛊断魂钉送入风冷情体内。但饶是如此，风冷情中掌之后，也需静养一月，方可痊愈大好。但五蛊断魂钉却是天地间最凶的毒物。中了此钉之后，毒素入体，慢慢侵入周身血脉，三个月之后，全身溃烂，形容惨不忍睹。最后中毒者体内无力，想要自杀而不可得，到那时候便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生气流逝，衰竭而死。而且五蛊断魂钉乃是取自云南苗疆的五种蛊毒和制而成，每种蛊毒分量不一，或三或四，调配而成，想要解此蛊毒必须得靠当年亲自调配之人。而这配置五蛊断魂钉的巫师，便在配出三根五蛊断魂钉之后，当即被灰衣人杀死，因此五蛊断魂钉也便没了解药。今日倘然不是风冷情多次横加阻拦，以致引动灰衣人怒气勃发，他也不致使出如此恶毒的五蛊断魂钉。

灰衣人看着风冷情躺倒在地，嘿嘿冷笑。

水灵大惊之下，急忙飞奔过来，一把抱住风冷情，颤声道：“风哥哥，风哥哥。”

铁中坚心中犹豫，此时只剩下自己和“龙卷风”，自己倘然上前，势必要和那灰衣人为敌，可是灰衣人武功如此之高，出手如电，一击必中，

自己贸然出手，也不是灰衣人的对手。铁中坚在这片刻之间，心中已经转了无数次念头，但最终还是一咬牙，走上前去，护在风冷情和金万流跟前。那“龙卷风”目光闪动，也当即慢慢走了过去。那只饕餮眼见主人受伤，向灰衣人低吼一声，奔到风冷情跟前，两只大眼望向风冷情，只盼风冷情早早醒来。

水灵眼见风冷情双目紧闭，脸色苍白，心中一颤，眼泪直在眼圈里打转，口中连声呼道：“风哥哥，风哥哥——”

灰衣人站在一边嘿嘿冷笑。他知道自己这一掌的威力，一掌便将风冷情震得昏晕过去，好让那五蛊断魂钉的药力尽早散开。

良久良久，风冷情才悠悠醒转，看见自己躺在水灵的怀里，水灵一张美丽的脸庞都是泪水。风冷情吸了一口气，只觉自己后背隐隐作痛，忍不住皱了下眉头。

水灵看到风冷情悠悠醒转，这才略略宽心。眼见风冷情皱眉，急忙将风冷情扶了起来，查看他后背的伤口。只见风冷情的后背衣衫轻轻一碰，便即破碎，中间露出一个破洞。破洞里面一个掌印印在风冷情的背中央。掌印中间还有一个细细的针尖一般大的血点，在那掌印下面赫然还有一条龙形印迹。那龙形印迹细看之下，是一个龙字，被人用针刺等利物刻成龙形，远远望去，便似一条龙盘在风冷情的背上。

水灵一呆之下，不及细想这盘龙印迹的来历。此刻在水灵的心中，便只关心风冷情有没有受了极重的内伤。

金万流见风冷情为了自己被灰衣人打了一掌，心中难过，忍不住惨然道：“冤有头，债有主，有什么毒辣手段尽管用在金某人的身上，向一帮小辈弟子下手——你还要不要脸？”

那灰衣人冷冷笑道：“龙某的孩子被你拐去十八年，始终不得一见，是你让我们父子不得相见，是你让龙某难享天伦之乐，你说这个仇我该不该报？”

金万流无语，昔年他的一念之差，换来今日之辱。

灰衣人凑到金万流耳边，低低笑道：“金老怪，这个少年是不是你小老婆生的？告诉你，我刚才已经给他后背钉了一枚五蛊断魂钉，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五蛊断魂钉？”

金万流一时之间面如土色，双目之间射出一股悲愤的光芒，嘶声道：“你——”

灰衣人低低笑道：“我怎么？我这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说着慢慢站起身来，眼睛冷冷地望向风冷情。此刻风冷情被水灵扶了起来，正自检查那背后的伤势。风冷情背心的那个掌印还有那个龙形印迹便清清楚楚地落入了灰衣人的眼中。

灰衣人看到那掌印，先是微微一笑，视线下移，落到那龙形印迹之上，则是眉头一皱，跟着瞳孔慢慢收缩。

灰衣人咽了一口唾沫，双手有些微微颤抖。看着风冷情背上的龙形印迹，灰衣人的呼吸渐渐急促起来。

灰衣人慢慢走到风冷情背后，涩声道：“小子，我问你一件事情。”

风冷情侧过头，向着灰衣人冷冷道：“阁下将我金师伯打得重伤在地，此刻我也落入阁下手中。是杀是刚，悉听尊便。”

水灵掏出分水峨嵋刺，护在风冷情身前，向着灰衣人怒目而视。

灰衣人此刻一双眼睛却死死地盯在风冷情的脸上，只见眼前的这个少年眉目之间竟然和自己少年时候一模一样，而这一副神情却也是和自己年少时候一模一样。

灰衣人一时之间心痛如绞，自己还曾经见过这少年两次，每一次都是感觉和这少年有些似曾相识，却想不到第三次见面的时候，自己竟亲手在这个少年身上钉了一枚五瘟断魂钉——

而灰衣人看到那个盘龙印迹的时候，便已经认出这个少年正是自己寻找经年，被金万流偷去的亲生骨肉，因为那个盘龙印迹，天上地下独一无二，那个盘龙印迹本就是亲手刻上去的。

灰衣人一时之间心头一片混乱。众人看他神色有异，举止似乎有些癫狂起来，都是一呆，风冷情却是依旧满脸不屑地望着灰衣人。此刻他虽然被灰衣人打败，但心里却没有认输，也许风冷情从不会认输——因为那是他与生俱来的傲骨！

灰衣人涩声道：“你叫什么名字？”

水灵一呆，不明白灰衣人为何会突然神色和缓起来。而问话的语气也变得没有那么充满敌意，言语之中竟是有微微的苦涩——这是为什么？

水灵凝神一看，更是一惊，只见这个灰衣人眉目之间竟然和风冷情有几分相似。除了面色黝黑，脸上有着一圈淡淡的胡楂之外，这灰衣人的眉眼五官竟是有七分和风冷情相似。

水灵大奇，心中疑惑：这是怎么回事？

风冷情嘿了一声，森然道：“我叫风冷情。阁下难道还想将我九族诛灭吗？嘿嘿，可惜的是风某自幼父母双亡，无依无靠，阁下就是想诛灭风某九族也是无从诛起，让阁下失望了。”说罢，嘿嘿冷笑。

那灰衣人眼中的痛苦之意更加浓了，灰衣人望向金万流，涩声道：“金老怪，这个少年不是你的弟子门人么？”

金万流见灰衣人神色奇特，不知为何，这一句话问得更是突兀，当即摇了摇头，道：“这个少年也是在数天前来到这里，以前和我从来不识。”

灰衣人一颗心慢慢沉了下去，看着面前的这个冷傲的少年，心中自语道：“看来这个少年真的是我那失散多年的孩儿，只不过被那金老怪所掳去，送给别人，而后一定是几经辗转，这才和金老怪失去联系。否则的话，这金老怪也不至于和我这孩儿见面不识。”

灰衣人凝望着风冷情，久久不动。

风冷情和水灵、铁中坚都是颇为奇怪。此时此刻，金万流已经被灰衣人所控制，风冷情也已受伤，这墓室之中灰衣人已然掌控全局，众人也只有背水一战，只不过赢的可能却是微乎其微。而灰衣人竟在一边倒的情况之下迟疑不动，这其中难道还有什么阴谋不成？

灰衣人眼望风冷情，心中似乎便欲发狂：自己这二十年来苦苦寻找的孩儿，此刻站在自己面前，却是生生不能相认，只因为便在片刻之前，自己亲手给这个少年钉了一枚没有解药的五蛊断魂钉，使得自己的孩儿只剩下三个月的寿命了。

三个月，自己的孩儿只有三个月的寿命了，而造成这一切的竟然是自己。这一刻，灰衣人几欲疯狂。

灰衣人忍不住仰天一声长啸，啸声在墓室之中远远地传了出去。众人听得啸声激荡，直震得这墓室四壁石屑簌簌而落。众人都是脸上骇然，不明白灰衣人缘何如此。铁中坚看灰衣人神色如狂，心道：“这人不是要疯了吧？”跟着便见灰衣人脸上热泪滚滚而落。金万流也是心中奇怪。